金文最

金文最卷八目錄

奏疏

金文最卷八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奏疏

請削去明肅帝封號疏 大定二十二年 宣孝太子

海陵庶人首相閔宗無匡救之益迺伺其閒隙肆行大逆盜據神器十有二年罪惡貫盈天所勦絕其父明肅豈可使之猶竊帝尊之名仰惟祖宗之神靈在天而其子海陵親弒太祖之世嫡閔宗且屠滅太宗之孫靡有孑遺若明肅之有知未必以其僞號爲榮海陵既正大逆之罪義當緣坐況於封爵今猶有其帝號者不過以明肅勳親之故且其已死不與於海陵之亂故特忍而存之莫若重宗廟尊朝廷以正上下名分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封庶乎宗廟朝廷之禮一舉而兩得 大金集禮

金吾案金史載皇太子表與此略異想經修史者修飾附錄於後

追維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弒帝自立崇正昭穆削其煬王俾

齒庶人之列瘞之間壙不封不樹既已申大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陵既廢爲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不與於亂臣以爲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太祖諸王有功例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

獄中上熙宗疏 天會十五年

宗翰

臣聞功大則謗興德高則毀來此至言也自振古之論以周公之聖人也當成王卽政之初以言其業則未盛也以言其時則未太平也以言其君則幼君也周公是時建功立事制禮作樂盡忠竭力勤勞王家公之功德編於詩書流傳於天下自古及今於世無愧焉尚有四國之流言誅弟之過也況後世不及周公者乎臣今所慮輒敢辨於陛下念臣老矣臣於天會之初從二先帝破遼攻宋兵無五萬之衆糧無十日之儲長驅深入旌旗指處莫不請命降遼宋二主及骨肉盡歸四虜遼宋郡邑歸我版圖方今東濱大

海西徹狠溪南連交廣北底室韋罔不臣妾然以大金刱基洪業繼治盛朝先帝所以委臣之力也又扶持陛下幼沖以臨大寶南面天下此成王之世也臣之忠勤過於周公之（下有闕文）賴成王之聖慮也今臣雖吐其言在陛下察其情臣再陳前日之罪御林牙兵忽然猖獗干冒陛下用臣出師之任臣受命欲竭駑鈍之力盡淺拙之謀以狂孽指日可安不期耶律潛伏沙黨復反交攻凡三晝夜其勝負未決分猶可為戰柰杜充糧草已斷人馬凍死御林牙兵知我深入重地前不樵蘇後又糧斷所以王師失利又副將外家得心生反逆背負朝廷外家得之反背有其由矣知父兄妻子並在御林牙軍中兩軍發釁其外家得將軍下數千騎自亂我軍使臣不得施行此大敗之罪也非臣怠慢願陛下察臣之肝膽念臣有立國之功陛下有繼統之業可貸臣螻蟻之命嗚呼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臣嘗有此志貪戀陛下之聖意眷慕陛下之宗廟躊躇猶豫以至於此使臣伊呂之功反當長樂之禍願陛下釋

臣縲絏之難願成五湖之游誓竭犬馬之報 北盟會編

諫割地與宋疏 天會二年　宗翰

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皇帝辭其加幣盟書曰無容匿逋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月日約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朞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姑置勿割 金史

劾伊爾必斯疏 興定二年　完顏伯嘉

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孫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未陳而潰委棄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請罪逃命竄伏猥居里巷挾匿婦人為此醜行聖恩寬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闕廷皇恐待命安坐要君略無忌憚迹其

情罪實不容誅此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戒爲臣之不忠者金史

乞令有司舉堪任縣令者疏貞祐四年　完顏素蘭

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爲患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闕選法紊資品爲言是不知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金史

請慎選東宮官屬疏貞祐四年　完顏素蘭

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之要無他在

選人輔翼之耳夫生於齊者能齊言而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乎習之而已昔成王在襁褓中卽命周召以爲師保戒其逸豫之心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順天人之心預建春宮皇太子仁孝聰明出於天資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儻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 金史

諫修見山亭疏 天興二年

完顏仲德

自古人君遭難播越於外者必痛自刻苦過自貶損然後可以動天感人克復舊物昨臣朝退道逢民夫數百人荷畚插杖數入宮問云將修見山亭及葺治同知衙以爲游息之所此必非陛下意殆近侍官諭有司爲之臣愚以爲不可敵人犯河南幾二年矣京師陷沒諸郡皆殘圮所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廨固不及宮闕萬分之一方之野處露宿則爲有餘況車駕將行之時已嘗勞民治之今茲不輟恐人情解弛不足以濟大事 汝南遺事

諫選室女疏 天興二年 完顏仲德

禮重內則詩本后妃所以承宗祧廣繼嗣也頃聞遣人求良家子以充後宮臣知陛下必不為色為社稷計耳然小民無知更相傳諷以為汴京陷沒之後七廟乏祀兩宮播遷陛下幸蔡州志圖刷恥然駐蹕以來不聞遠略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臣愚以為民愚而神不可不畏況征進有日艱於從行宜俟退敵更求配耦 汝南遺事

諫毀宋故都邱陵疏 鈕祜祿羅

臣聞治國之道莫如內安百姓外和鄰敵內外既安何憂於治伏自陛下龍飛以來國安民富四方綏靖雖湯禹之德無踰焉臣愚不知忌諱冒死謹言皇太孫春秋方壯識量宏遠神機英武非臣下所能發揚潛德正宜謹擇儒學惇厚之士輔佐聰明如近奏南宋臣未敢奉詔且南宋流播江外六十餘年無不宵旰嘗膽伺我之隙如南京開封府殘宋故都洛陽宋之邱陵二者乃宋人寢興

想望之所宜加修繕常塞宋人之望況自撫定以來彼邦遵服貢賦以時不惟財匱國貧蓋亦念故巢而恐廢邱陵爾若一旦恃富強遽失宋人過望之意使人藉辭激衆歲貢失時以勞聖慮進討加兵必矣費用國資軍民勞苦天下震驚兩國生靈墮於塗炭豈可忽諸陛下聖功神武日月之明爰念無名之師不宜復蹈前轍安危之係未可知今日之計莫若內安民生外修和好陰為坐困東南之策因其饑饉乘其盜賊謹修邊備養成伺釁以謀混一今後所差奉使乞降指揮預選令於南京考射閱習然射片時勝負臣下希賞爲足以係國家榮辱皇太孫建立之初宜修文德仰佐以福天下如其所請神明之志甚銳實非宗廟萬世之利北盟會編

再諫北幸疏 明昌四年　董師中

近年水旱爲沴明詔罪己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揆之於事似爲不急況西

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以萬數舊籍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饑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爲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況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爲必里哥孛瓦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迺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遲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驚悟聖意修德銷變矧夫逸遊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變可不慎哉可不畏哉 金史 以上原列卷十五

乞通上下之情疏 明昌元年　徒單鎰

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旣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爲治也必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旣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

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爲臣子者敢不慎其三哉上下之情旣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矣 金史

請肅禁籞增謚號正風俗立綱紀戒妒忌嚴宮衞疏 熙宗時

程宋

殿前點檢司古殿巖環衞之任所以肅禁籞尊天子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觀時畋之禮比見陛下校獵凡羽衞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聖駕崎嶇沙漠之地加之林木叢鬱易以迷失是日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惟古天子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陳兵衞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託之重奈何獨與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

無羽衛甚非肅禁籞之意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衛要稍平之地為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以親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先遣搜閱林藪明立標幟為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貽宗廟社稷之憂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謚號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亡遼因之今陛下亦受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臣竊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為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為孝太祖武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年之間奄有天下功德茂盛振古無前止謚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將來臣願詔有司定議謚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靈使耿光丕烈傳於無窮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冤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德澤皆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逐末棄本習舊染之污奢侈詐偽或有不明之獄僭濫之刑或力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鑾輅省方將憲古行事臣願天心洞

照委之長貳釐正風俗或置匭匣以伸冤枉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漢昭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通天下丕平可坐而待也臣聞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脈之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脈也脈不病雖瘠不害脈病而肥者危矣是故四肢雖無故不足恃也脈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在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厲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天官以進賢退不肖爲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一后三夫人嬪御有數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女無美惡入宮見妒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知而告戒之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所宮禁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止至淆混而無別雖有闌入之法久尚

未行甚非嚴禁衞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金史

請通檢貧富疏承安二年　　高汝礪

年前十月嘗舉行推排之法尋以踰時而止誠知聖上愛民之深也竊聞周制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寇以施政敎以行徵令三年則天下大比按爲定法伏自大定四年通檢前後迄今三十餘年其閒雖兩經推排其浮財物力惟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强有力者符同而幸免貧弱寡援者抑屈而無訴況近年以來邊方屢有調發貧戶益多如止循例推排緣去歲條理已行人所通知恐新强之家預爲請囑狡猾之人冀望至時同辭推唱或虛作貧乏之故以產業低價質典及將財物徙置他所權止營運如此姦弊百端欲望物力均一難矣欲革斯弊莫若據實通檢預令有司照勘大定四年條理嚴立罪賞截日立限關防禁約其閒有可以輕重者斟酌行之去煩碎而就簡易戒騷擾而事鎭靜使富者不得

以苟避困者有望於少息則賦稅易辦人免不均之患矣金史

諫先與宋議和疏 興定元年　高汝礪

言者請姑與宋議和以息邊民竊以爲非計宋人多詐無實雖與文移往來而邊備未敢遽撤備既不撤則議和與否蓋無以異或復蔓以浮詞禮例之外別有求索言涉不遜將若之何或曰大定間亦嘗先遣使今何不可竊謂時殊事異難以例言昔海陵師出無名曲在於我是以世宗卽位首遣高忠建等報諭宋主罷淮甸所侵以修舊好彼隨遣使來書辭慢易不復奉表稱臣願還故疆爲兄弟國雖其樞密院與我帥府時通書問而侵軼未嘗已也既而征西元帥合喜敗宋將吳璘姚良輔於德原州右丞相僕散忠義右副元帥紇石烈志甯敗李世輔於宿州斬首五萬兵威大振世宗謂宰臣曰昔宋人言遣使請和乘吾無備遂攻宿州今爲我軍大敗殺戮過當故不敢復通問朕哀南北生靈久困於兵本欲息民何較細故其令帥府移書宋人以議和好宋果遣使告和以

當時堂堂之勢又無邊患竟免其奉表稱臣之禮今宋棄信背盟侵我邊鄙是曲在彼也彼若請和於理爲甚豈當先發此議而自示弱耶恐非徒無益反招謗侮而已 金史

請減免河南添徵通寶疏 興定元年 高汝礪

臣聞國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是以王者必先愛養基本國家調發河南爲重所徵稅租率常三倍於舊僅可供億如此其重也而今五月省部計歲收通寶不敷所支乃於民間科斂桑皮故紙錢七千萬貫以補之又太甚矣近以通寶稍滯又加兩倍河南人戶農民居三之二今稅租猶多未足而此令復出彼不糶所當輸租則必減其食以應之舍此將何納焉夫事有難易勢有緩急今急用而難得者芻糧也出於民力其來有限可緩圖而易爲者鈔法也行於國家其變無窮以國家之所自行者而強求之民將若之何向者大鈔滯更爲小鈔小鈔弊改爲寶券寶券不行易爲通寶從權制變皆由於上尚何以煩民爲哉彼悉力以奉軍儲已患不

足又計口計稅計物計生殖之業而又添徵通寶若是其剝苟不能給則有逃亡民逃亡則農事廢兵食何自而得有司不究遠圖而貪近效不固本原而較末節誠恐軍儲鈔法兩有所妨臣非於鈔法不爲意也非與省部故相違也但以鈔法稍滯物價稍增之害輕民生不安軍儲不給之害重耳惟陛下外度事勢俯察陳言特命有司減免則羣心和悅而未足之租有所望矣金史本傳參食貨志

請褒贈珊延實古納及削胡沙虎官爵疏貞祐元年

張行信

春秋之法國君立不以道若常與諸侯盟會即列爲諸侯東海在位已六年矣爲其臣者誰敢干之胡沙虎握兵入城躬行弑逆當是時惟鄯揚石古乃率衆赴援至於戰死論其忠烈在朝食祿者皆當愧之陛下始親萬機海內望化褒顯二人延及子孫庶幾少慰貞魂激天下之義氣宋徐羨之傅亮謝晦弑營陽王立文帝文

帝誅之以江陵奉迎之誠免其妻子胡沙虎國之大賊世所共惡雖已死而罪名未正合暴其過惡宣布中外除名削爵祿坐其家然後爲快陛下若不忍援立之勞則依倣元嘉故事亦足以示懲戒金史

請先遣使與宋議和疏 興定元年 張行信

今以遣使爲不當臣竊惑之議者不過曰遣使則爲先示弱其或不報報而不遜則愈失國體臣獨以爲不然彼幸吾釁隙數肆侵掠邊臣以兵卻之復來我大國不責以辭而敵以兵茲非示弱乎至於問而不報報而不遜曲自在彼何損於我昔大定之初彼嘗犯順世宗雖建丞相烏者行省於汴實令元帥撒合輦先爲辭詰之彼遂伏罪其後宋主奪取國書朝廷復欲加兵丞相襄室獨以爲不可及刑部尚書梁肅銜命以往尋亦屈焉在章宗時猖狂最甚猶先理問而後用兵然則遣使詳問正國家故事何失體之有且國步多艱戍兵滋久不思所以休息之如民力何臣書生無甚

高論然事當機會不敢不罄其愚惟陛下察之金史

請廣選舉裁冗食疏興定二年　張行信

近聞保舉縣令特增其俸此朝廷爲民之善意也然自關以西尙未有到任者遠方之民不能無望豈舉者猶寡而有所不敷耶乞詔內外職事官益廣選舉以補其闕使天下均受其賜且丞簿尉亦皆親民而獨不增俸彼旣不足以自給安能禁其侵牟乎或謂國用方闕不宜虛費是大不然夫重利祿者固使之不擾民也民安則國定豈爲虛費誠能減裁冗食不養無用之人亦何患乎不足今一軍充役舉家廩給軍旣物故給其子弟感悅士心爲國盡力耳至於無男丁而其妻女猶給之此何謂耶自大駕南巡存贍者已數年張頤待哺以困農民國家糧儲常患不足顧乃久養此老幼數千萬口冗食虛費正在是耳如卽罷之恐其失所宜限以歲月使自爲計至期而罷復將何辭金史以上源列卷十六

金文最卷九目錄

奏疏

偶齋 馮長甯

金文最卷九目錄

金文最卷九

昭文張金吾月霄

奏疏

請增兵以圖戰守疏 興定三年　　瓜爾儒倫

向者幷汾既破兵入內地臣謂必攻平陽平陽不守將及潞州其還當由龍州谷以入太原故臣嘗請兵欲扼其歸路朝廷不以為然既而皆如臣所料始敵入河東時郡縣民皆攜老幼徙居山險後雖太原失守而衆卒不從其意謂敵不久留且望官軍復至也今敵居半歲遣步騎擾諸保聚而官軍竟無至者民其能久抗乎夫太原河東之要郡平陽陝西河南之藩籬也若敵兵久不去居民盡從屯兵積糧以固基本而復擾吾郡縣未殘者則邊城指日皆下矣北路不守則南路為邊去陝西河南益近臣竊憂之故復請兵以圖戰守而樞府檄臣幷將權太原治中郭遹祖義軍李天祿等萬餘人就其糧五千石會汾州權元帥右都監抹撚胡刺復

太原臣召遹祖欲號令其眾遹祖不從尋得胡刺報曰嘗問軍數於遹祖但稱天祿等言之未嘗親閱問糧則曰散在數處蓋其情本欲覘朝廷以已有兵糧冀或見用以取重職不可指爲實用也雖然臣已遣提控石盞吾里忻等領軍以往矣但敵勢頗重而往者皆新集白徒絕無精銳恐不能勝乞於河南陝西量分精兵以增臣力仍令陝西州郡近河東者給之資糧更令南路諸軍綴敵之南以分其勢如此庶幾太原可復也 金史

請復置河北行省疏 興定四年 郭文振

揚子雲有言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之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爲得志僭越名位瓜分角競以相侵擾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爲不法可勝言哉乞行帥府擅請便宜妄宜誇張以尊大其權包藏之心蓋可知也朝廷因而撫之假權傳授至與各路帥府力侔勢均不相統屬陝西行省

總爲節制相去遼遠道路梗塞卒難聞知故飛揚跋扈無所畏憚鄰道相望莫敢誰何自平陽城破以來河北不置行省朝廷信臣不復往來布揚聲教但令曳剌行報而已所司勞以酒食悅以貨財借其聲譽共欺朝廷姦倖既行遂至驕恣變故之生何所不有此臣所以夙夜痛心而爲之憂懼也乞分遣公廉之官徧詣訪察庶知所在利害之實伏見澤潞等處芻糧猶廣人民猶衆地多險阻乞選重臣復置分省皆聽節制上下相維可臂指使之則國勢日重姦惡不萌矣（金史 以上原列卷十七）

尚書省請廢劉豫疏 天會十五年

自趙氏北遷後準元帥府申請以大河爲界河外別擇賢人使爲民主施此厚恩庶其知報協力兩獲安便早致成平以此準申建立張楚無何旋爲彼人所廢王師再舉無往不克後來帥府復申前議冊立劉豫建號大齊置國之初恐其不能自保故於隨路分置兵馬至今八年載念上國大事已來遠戍兼齊國有違元議闕

乏軍需比年以來益漸減省遂致艱窘多有逃亡隨路百姓亦各不得息肩與之征討則力既不齊爲之拊循則民非我有凡事多誤終無所成況齊人假我國家之力積有歲年事悉從心尙不能安民保國論其德不足以感人言其威不足以服衆茲實有乖從初康濟生靈免其荼毒使天下早致隆平之意反使庶民困苦兩國耗乏之端相度從初所申實爲過舉既知其非豈可不改置局若混同四海之內聖德廣運睿澤旁流霜露所沾孰不歸附今臣等議欲定一民心變廢齊國不準國家舊疆今於普天之下盡行撫綏是爲長便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尙書省請擬定迎待天使儀注疏 天德二年

古者王人傳命於諸侯諸侯跽聞聽王命而跽非跽於使人也周王遣使賜齊桓公胙曰伯舅耄無下拜桓公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敢不下拜登受爲天子所賜下拜非拜使者也歷考載籍皆無人臣正坐受拜之禮按開元故事遣使宣勞賜會使者將至刺

史出城迎於一里外相去九十步刺史路左下馬使者亦下馬稍進使者命刺史上馬乃俱行焉其至所居若未宣制書則使者南向立於制書案側稱有制刺史以下皆北面再拜宣制訖又再拜皆爲拜制書非拜人也及設會就席則使者席在東西向刺史及應升階者升就席屬官在庭中則文東武西以上下班序點之則刺史坐席在西東向可知宋時所在州府有傳宣官到應受命者郊迎大率如開元禮惟所居庭中設制書案香案望闕褥位傳宣褥位受宣官望闕拜傳宣官側立傳詔授旣畢相揖升階全用客禮避時迎待天使之儀天使正坐受拜受酒略不起避頗似御筵進酒非人臣所可當況古者大臣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彼遼制乃令小臣坐受大臣拜非古者別嫌疑定尊卑比肩事主尊無二上之義兼撿尋古制君有賜於臣如飲食藥餌果實之屬止令小臣持往則不爲專使故謂之廩人繼粟庖人繼肉見於孟子惟賜胙乃有專使者是爲祭祀重禮均福之意以此參酌古今

擬定其儀大金集禮

尚書省覆奏梁肅請立衣服禁約疏大定十三年

吏部尚書梁肅議民閒錢難蓋由風俗奢華所致今則吏卒屠販奴僕之賤各衣羅紈綺繡服帶金魚以致錢貨盡入富商大賈及兼併之家擬乞嚴行禁約明定服色自然民有餘財送禮部勘當到除制條內已有立定禁約之物其餘服用之物若擬立定隨色等第別行禁斷見得繁碎難行本部所見止合仍舊臣等商量自國家有天下到今凡法度皆緣民情中閒恐風俗僭侈遂以車輿傘蓋明金衣服金花鞍轡玉較且鞦轡各限品級以至純黃帳幕陳設銀褐油子雨衣及應用諸物上有龍文者皆有禁斷條理行之已久愚民不曉尚有違犯若準所言將屠販奴僕等衣著服帶之類更行創立等第恐所禁繁細徒生詞訟若只依舊似為長便大金集禮

宰臣請興孝弟廉恥疏明昌四年

近言事者謂方今孝弟廉恥道闕乞正風俗此蓋官吏不能奉宣教化使然今之察舉官吏者多責近效以幹辦為上其有秉心寬厚欲行德化者輒謂之迂闊故人人皆以教化為餘事此孝弟所以廢也若諭所司官吏有能務行德化者擢而用之則教化可行孝弟可興矣今之所察舉皆先才而後德巧滑之徒雖有贓汚一旦見用猶為能吏此廉恥所以喪也若諭有司察舉官吏必審眞僞使有才無行者不能覬覦非道求進者加之糾劾則奔競之俗息而廉恥可興矣　金史

有司請定官制疏　天眷二年

竊以設官分職創制立法者乃帝王之能事而不可闕者也在昔致治之主靡不皆然及世之衰也侵冒放佚官無常守事與言戾實由名喪至於不可復振逮聖人之作也剗弊捄失乘時變通政治之具然後煥然一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其此之謂矣太祖皇帝聖武經略文物度數曾不遑暇太宗皇帝嗣位之十二載也威

德暢洽萬里同風聰明自用不凝於物始下明詔建官正名欲垂範於將來以爲民極聖謨宏遠可舉而行克成厥終正在今日伏惟皇帝陛下天性孝德欽奉先猷爰命有司用精詳訂臣等謹按唐之治朝品位爵秩考覈選舉其法號爲精密尚慮拘牽故遠自開元所記降及遼宋之傳參用講求有便於今者不必泥古取正於法者亦無徇習今先定到官號品秩職守上進御府以塵乙覽恭候聖斷曲加釐定言順事成名賓實舉典化華民於是乎在凡新書未載並乞姑仍舊貫徐用討論繼此奏請臣等顧惟虛薄講究不能及遠以塞明命是懼僭涓俟有取伏乞先次頒降施行

松漠紀聞參北盟會編

覆奏嶽祀疏 大定八年

近來敕旨南京五嶽自合仍舊令五嶽合如何撿討到尚書舜典望於山川疏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山爲中嶽又周禮大宗伯祭五嶽注云泰山東嶽衡山南嶽

華山西嶽恆山北嶽嵩山中嶽疏該周國在雍州時無西嶽權立吳嶽爲西嶽葢非常法以東都爲定故爾雅載華山爲西嶽又詩崧高疏或以爲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若必據己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何則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己所在改嶽祀乎又秦漢隋唐皆都長安五嶽並在東方禮部學士院太常寺公共參詳自三皇以來五嶽皆有定名周都雍州雖曾權立吳嶽爲西嶽葢非常法又詩崧高疏已有如此定議以上典故其五嶽依舊是爲相應大金集禮

覆奏立武靈皇帝別廟疏大定十二年

撿照到大定二年元擬建廟事引唐會要開元四年用太常卿姜皎議以中宗無後出爲別廟今武靈皇帝別無後嗣與唐中宗事體一同合依前項典故已奏定立別廟今再撿到唐會要中宗初祔太廟至開元四年因議睿宗升祔而太廟止七室當時以中宗

無後出置別廟而祔睿宗至開元十年添置九室中宗尋復後升祔據此則中宗始終皆祔廟來又按晉書諸儒議謂惠懷及愍宜別立廟今考晉禮志三帝皆祔太廟則惠懷愍雖無後竟不用別廟之議也兼唐莊宗亦無後嗣明宗時升祔於太廟若依此典故武靈皇帝亦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廟始則有虛室終則添為九室晉惠懷之祔廟係遷豫章潁川二廟唐莊宗之升祔係祧懿宗一室今太廟之制除祧廟外係七世十一室已有定數如或升祔武靈皇帝卽須別祧一廟緣唐書引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伏覩太廟世次自睿宗皇帝上至始祖皇帝係是七世別無可祧之廟若添置廟室則晉書云廟以容主為限無拘常數東晉與唐皆用此議增至十一室兼晉成帝之後唐帝承統以兄弟一室故不遷遠廟而增室以祔成帝始有十一室唐會昌六年以敬文武三宗同為一代於太廟東閒添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

是十一室如用不拘常數之說雖增至十二室亦可也然廟制已定更議增展其事至重據五代會要周世宗顯德六年將祔太祖神主博士聶崇義奏殿室闕少若是添修並須移動神門及角樓宮牆等不惟重勞兼恐未便欲請將夾室安排位次遂遷諸室奉安太祖於夾室今來若依唐會昌之制於東邊增展即須動移神門太階諸祏室並須動移別行安置若依此更改升祔又緣與睿宗皇帝祏室上下昭穆位次恐有更易按春秋文公三年大事於太廟躋僖公穀梁傳曰躋升也逆祀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范甯注云僖公閔公兄也故文公升僖公於閔公之上耳僖公雖長已爲臣矣閔公雖小已爲君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又按晉書元帝於愍帝爲叔然於愍帝嘗北面稱臣故元帝神位在愍帝之下後當大禘王導與荀崧議昭穆之位王導謂愍帝君位永固無復暫還子位之理且廟尚居上祀安得居下若暫下是逆祀也又後漢祭祀志云父爲昭南向子爲穆

北向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今若武靈皇帝升祔太廟增廣作十二室若依春秋尊尊典故武靈皇帝祏室當在第十一室遇禘祫合食依孫從王父典故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合稱宗緣前來已升祔睿宗皇帝在第十一室及累遇祫享睿宗皇帝在穆位與太宗皇帝昭位相對若更改祏室及昭穆位次非有司所敢輕議兼按唐禮官元議中宗爲別廟時謂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上承於元帝中宗無後請同漢之成帝出爲別廟自漢有之今按後漢書光武繼體元帝於孝成爲兄弟自元帝以上祭於洛陽廟帝親奉祠成帝以下祠於長安有司攝事見得係祭於別廟亦有此典故伏取聖裁 大金集禮

言祭服不當用朝服疏 泰和元年

祭服所以接神朝服所以事君雖歷代損益不同然未嘗不有分別是以衮冕十二旒元衣纁裳備十二章天子之祭服也通天冠絳紗袍紅羅裳天子之視朝服也臣下之服則用青衣朱裳以祭

朱衣朱裳以朝國朝惟天子備袞冕通天冠二等之服今羣臣但有朝服而祭服尙闕每有祀事但以朝服從事實於典禮未當請依漢唐故事祭服冕旒畫章然君冕服雖章數各殊而俱飾龍名袞而唐孫茂道已有尊卑相亂之論然三公法服有龍恐涉於僭國初禮官亦嘗駁議乞參酌古今改置祭服其冠則如朝冠而但去其貂蟬豎筆其服用靑衣朱裳白襪朱履非攝事者則用朝服庶幾少有差別金史

進刪修什一稅法疏　　偶齊　馮長甯

臣等準向書省劄子奉聖旨刪修什一稅法令撿點前後指揮削去繁冗類成條式其三十一件幷隨有稅法申明二十二件竊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龍子謂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以此見三代皆行什一之法又無若助之善者周之亂已不能

守法秦漢而下隨時更變其閒雖或輕於什一而取稅然更賦之數其目亦繁弊亦隨生所以仲長統極言其陋今通肥磽之地率計稱穧之入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閒有數年之儲不循古法視爲輕稅及一方有警一面被災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惟唐租庸調法號爲近古貞觀之際行之甚備而其後稍紛更之卒變其法總無名之賦立爲定規名曰兩稅陸贄常言兩稅新制耗竭編甿日日滋甚當時行之未久而其弊已如此迨宋之季世遂爲民之大蠹權要豪右之家交通州縣欺負愚弱恃其高貲擇利兼幷售必膏腴減落稅數至有入其田宅而不承其稅者貧民下戶急於貿易俛首聽之閒有陳詞官吏附勢不能推割至有田產已盡而稅籍猶在者監錮拘囚至於賣妻鬻子死徙而後已官司攤逃戶之賦則牽連邑里歲使代輸無有窮已折變之法小估大折名曰手實直巧詐欺民十倍掊取舍其所有而責其所無至於撿災之鐲放分數方田之高下

土色不公不實率皆大姓享其利而小民被其害暴君污吏貪虐相資誅求百出朝行寬恤之詔夕下割剝之令元元窮蹙羣起爲盜滅亡之由可爲龜鏡昔魯哀以年饑二猶不足問孔子高弟有若有若對以盍徹乎又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則見什一乃足百姓之法不可以加重也自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孟子對以子之道貉道也又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則見什一乃堯舜之道不可以加輕也自古在上能行治民之道者無若堯舜夏殷周而下能知治民之道者無若孔孟之徒其所行所言皆如此則後有天下國家以安養生靈爲意者其可忽諸春秋公羊傳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什一行而頌聲作豈傷其法廢而不復故謂諸言之以示後世與恭惟陛下受天明命拯民於塗炭之中慈儉爲寶勤勞庶務革貪饕爲循良化呻吟爲謳歌爰自節制諸路深鑑前弊而欲盡革之乃酌先帝聖賢所行所言爲什一之稅多寡升降官不定籍惟據民戶所供歲入之實數而要其出入弊無緣

生無地不授無田不井與助法同賢於夏后氏之貢遠矣所以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址行之數年稍得法意公私兼利獨權要豪右不逞之徒病其不能容奸因州縣奉行間有乖方或煩苛滅裂致百姓之疑惑厭苦者乘之肆為浮言力圖沮壞按周制田不耕宅不毛民無職事者罰以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法請佃官田兩科之後有虛占不耕妨人請佃者令比附輸稅議者乃非之以為太刻按律應輸課稅及入官之物而迴避詐匿不輸計所闕準盜論歷代行之未嘗增損今壞法隱稅者準盜斷罪議者乃非之云所隱係已物豈可謂盜紛紛籍籍類此者多扇惑衆聽惟冀幸衆情之不安因之得以搖動成法況自昔有稅惟今之稅尤合樂輸蓋國家既無池臺苑囿樓觀之役又無聲色玩好宴游之侈外無佛寺道宮之修崇內無嬖人幸臣之賜予惟是祿官吏者所以為民圖治安養軍兵武人置鞍馬甲器者所以為民平禍亂完城池樓櫓者唯要緩急保民備河防邊郡者唯恐倉卒害民凡民

所輸之稅一粒一錢一絲一縷更無妄用盡是還以爲民民能知
此豈忍有隱豈復爲異議所慼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所司鏤版
行下杜絕浮言戒敕官吏示以行法之意必堅必信庶幾斯民咸
受實惠取進止僞齊錄北盟會編以上原列卷十八

金文最卷十目錄

箴 銘 贊

類林百篇贊以上原列卷二十

王朋壽

昭文張金吾月霄輯

銘

浮山仙蛻巖銘 皇統九年

馬揚

堯水浮山迄今幾年夫人靈耀孰開厥先作鎮茲地澤潤民編石中之蛻孰知其然惟古至人體道虛元神凝罔測通達以圓委蛇一化盧年八挺出入金石弗閒天淵物若留礙其天守全屠維之歲荒落是驪律協夷則氣遇中元日御甲午仙蛻出焉人耶神耶胡能究旃智數詎詰強名云仙乃擇令辰乃薦吉蠲改卜所兆既固且完貞石有泐岸谷有遷茲巖之蛻尚永其傳 陝西通志

杏壇銘

高德裔

周室下衰王綱解紐非大聖人狂瀾莫救天挺夫子生民未有立言範世木舌金口三千之徒義繇此受我瞻遺壇實為教首萬代護持天長地久 祖庭廣記

觀堂銘 并序

趙子崧

北京思冀州都大提舉隄掃司其治所實古甘陵平波門之東南隅異時規模亦頗宏偉頻年闕正官輒以他吏攝事視爲傳舍恬不料理上雨旁風數窨寒暑累經歲月不無頹敝斯以開封劉侯總其事劉侯念是邦治之不修故於其始至不煩領略而百廢具舉曾未累月小大斬新迨此暇日乃鳩僝土木工飭其廳事新其堂與廊廡庖廄皆有矩矱顯敞靚深咸出意匠城中不聞斧斤之聲而丹堊煥然一新舊弊既口又即正寢之後北向爲堂以燕其體名曰觀堂而乞言於郡從事蓺祖六世孫子崧以識之辭不獲已因告之曰觀之時義大矣哉余將爲君極言之則大有逕庭不近人情恐未足以適君之意而告來人也退而深思於鑑堂之上三日晚若有得因寫以爲銘而與之

天地萬物若驟若馳大氣回薄無有靜時眼界芸芸莫之勝紀達人大觀一馬一指譬彼觀水必於其瀾淵湃如風洶湧若山孰知

其中湛然常淵子今超然燕處泮渙收光內視遊乎汗漫推我之鑑爲子之觀軒楹耽耽劉侯經始沓後之人尚安汝止 謹從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恭錄

金吾案北盟會編載趙子崧傳曰子崧字伯山太祖六世孫也崇甯二年進士宣和中除徽猷閣待制補直學士知淮甯府高宗即位授延康殿學士出鎮京口趙萬反子崧退保江岸貶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後復修撰卒若是則子崧未嘗入金

欽定圖書集成嘉靖廣平府志俱題金人或別有據故錄其文而附辨之如此

座中銘

喬扆

宅無一區不僦不賃而廨宇足以居田無一畝不農不桑而衣食足以厚家無一僕不傭不僱而得供已之人足以充部曲世無一官不進不獻而藉任子之廕足以補職員爾無致主之術澤民之才今享福既已若是其用心宜何如哉乃若富不知足貴不知止無厭之欲何時而已患中性之易流防侈心之漸啟緬思古人尚且有勤勤几杖以識其過佩韋弦以矯其情吾恐久而易忘之也

故書之以爲座中之銘

清安堂銘 并序　　劉　煥

夫官郡所以庇民祿廩所以養廉凡在食祿者敢忘祇愼況位高身寵祿厚家溫當朝夕思警以圖報稱德恐不逮而反貪墨取禍喪身不其惑歟君子則不然行則思義不爲利回故其保其祿位無終身之憂使後世稱爲清白吏以此遺其子孫不亦厚乎清白之與濁固有間矣濁其貪也貪則徇財臨事必私禍惟自召將喪亡之不免如欲求安其何以能也清其廉也廉則寡欲臨事必公內省不疚何憂何懼至夢寐亦安豈有傾危之禍哉噫與其濁富甯爲清貧是以古人處心欲清酌貪泉而心不易也大定庚子來守是邦顧公舍中堂頹敝不葺久矣於是革故鼎新財用皆出於官工役不勞於民告成之日額以清安非敢遺戒於後人即以自警云銘曰

官有六計爲本清廉何常弗思貪墨無厭廉保祿位貪禍速敗堂

名淸安以爲警戒山西通志

三淸觀鐵瓮銘大定十七年　鄭時舉

金錯鎔兮柔而貞兮探摸鳧氏躨跜虎形不踴不躍大器混成不曰鐘乎徒希其聲不曰鼎乎姑旌其名茲惟仰象告於神明勳天之德也醮祭惟馨奚取夫罇俎之腥金石萃編

九陽鐘銘大定廿一年附記　柴震

鐘乃古樂制於聖人不石不搖可扣可聞國將設之以饗嘉賓國將奏之以和鬼神豈特於斯仍告朝昏

本觀先於元豐年官鑄九陽神鐘到今百有餘年今蒙銅冶宣差到觀爲見銅鐘破裂委官別行鑄造永爲嘉用時大金大定二十一年辛丑歲四月十七日重鑄記金石萃編

泰山天門銘　杜仁傑

泰山天門無室宇尙矣張鍊師爲之經構槼歲乃成可謂破天荒者也於是乎銘曰

元氣裂兩儀具五岳峙眞形靈惟岱宗儼巽踞仰彌高屹天柱浩千劫靈來去誰爲鑿起天慮非斤斧乃祝詛一竅開達底處十八盤盤千步躋初吐抱圃樹日車戾慘羲馭六龍頹莽迴互踏此往嘉無數無懷下兵刑措七十君接轍聖道熄彝倫斁揖讓歇纂奪屢忽焉闔梗無路象緯森敕呵護朝百靈由茲戶金璀璨朱闕布九龍蹲萬夫怖我欲叩閽者怒關何時坦如故對覺旒獲控愬豁蒙蔽泄塵霧剖政疵剔民蠹上得情下安作額血殫帝聰悟崖不磨蒼壁豎刻我銘期孔固垂萬世正王度 泰安縣志

座右銘　張彌學

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 歸潛志

顯宗御書藏秘閣銘 并序　趙秉文

上既嗣天序朝萬方駿惠先烈圖回庶政越元年寅念烈考既朝既享詔有司曰嗚呼若稽古祖宗典章文物同符三代亦越惟我顯考聰明文思左右潤色而天章奎畫光賁於臣庶之屋

鬱而不揚甚非所以昭光烈考之閎休懿美而慰朕孝思之誠也有司其募上凡諸金帛宜視所獲由是臣某以下私藏緹襲留寶於御府之藏矣臣竊講聞顯宗正位東宮二十餘年際海內外陰受其賜冠冕仁孝左右藝文底信內外惟法惟式遊游玩好非侈弗崇嚴除承革翰墨是娛宸章昭回下飾庶物欽惟主上蒐獵完次襲藏秘府捧承披翫戚見容色孝思之誠通貫古今昔臣竊覽載籍有若念先考追蠡以求遺聲嗜昌歜以追攸好孰與親承手澤推求心畫以致其烝嘗之慕者哉實萬世無疆之休此而不銘曷詔來者謹究心滌慮而獻銘曰

於皇獻宗聖喆多能固天縱之緝熙光明奎璧之光下流人間神物終合祥光屬天天子曰嘻念茲皇考于彝于牆矧厥睿藻帝曰臣某出汝賜書予考汝知汝遂相余凡百卿士視此寵渥爾貢爾有予金予爵天子命之緹襲上之侍臣拜手受言藏之天章在御貽燕後昆天子念親威顏若存孰定國是孰振民隱啟予金縢予

考之訓孰才鳳鸞孰器舟楫圖任舊人予考之法追蠡求聲昌歇追好孰愈手澤奕世貽寶匪私翰墨伊先志是倬獻宗之文天子之孝於斯萬年是則是傚小臣作銘來者何詔 滏水集

少華崩石銘　趙秉文

有夏之季兮漦流於唐三川皆震兮基周之亡熙豐之間兮變亂舊章少華崩石兮兆宋之亡 滏水集

時習齋銘　趙秉文

朝乎則習夕乎則習惟學之日益惟道德之日積 滏水集

習齋銘　趙秉文

御習則惟慣射習則惟貫學者之習君子之所選 滏水集

思齋銘　趙秉文

金惟鍊乃精水惟澄乃清克之又克則天理自明 滏水集

誠齋銘　趙秉文

惟學乃明兮惟明乃誠匪顏則曾兮是謂座右銘 滏水集

富義堂銘　　趙秉文

富於利者惟曰不足富於義者亦惟曰不足不足於利者多辱不足於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其禍常酷無欲之欲其樂也獨是謂不龜而卜滏水集

娛室銘　　趙秉文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內樂者忘已而無累逐物之積至於與禽獸無擇忘已之積至於與天地相似然則可以擇所嗜矣故曰少年娛於酒色富者娛於利仕者娛於祿而君子娛乎德與義道不同則亦從其志養心以淡泊之樂養口以渞和之味夫是以謂爲名教之樂地滏水集

宜休齋銘　　李俊民

物極則反器滿則覆居安慮危身寵思辱金然眉塢之臍玉刖荆山之足室高爲鬼瞰貨積爲盜蓄名不可貪利不可逐宜休宜休以小人之心爲君子之腹莊靖集

擊蛇笏銘 并序　元好問

龍圖孔公原甫擊蛇笏闕里傳寶舊矣汴梁既下入宣撫王公家公之子以傳彥遠張君彥遠屬某作銘敢以蕪辭贅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己酉十月日書

大橫庚庚色棗㓒殷血一縷著怪迹殷土膚敏世載德天以原甫配秀寶文楷指佞堯屈軼屈之服持一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一鐵指月月不蝕(指月一作碌韮)妖蛇區區辱我擊正以痛快與[illegible]一徂徠之銘董狐筆神物當為吾道惜屬君金匱秘石室一日(一作不然)龍化雷破壁 遺山集

布衾銘　元好問

百世溫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人以貧為辱我以貧為福人以儉為詐我以儉為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斁 遺山集

無絃琴銘　元好問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何忘聖則徒制如陶所言奚貴於琴羊

存禮存大中之心我琴無絃絃會當具尙因正聲以識眞趣 遺山集

最樂堂銘 并序 元好問

工部高平趙公德字沖粹與物無競揚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晩節末路浮湛里社乃撫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取古人爲善自得之義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考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某爲作銘

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外內之別斯君子小人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釀四體以充孰不秉彝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鬪聽誠有囂囂者存洶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祗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要萬折而必東遼海管甯鹿門龐翁幽薊深林穆如淸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彊而子孫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遺山集

超然堂銘 并序　元好問

仲(甯)提領年甫弱冠顯襲世爵蓋嘗從吾友輔之教授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居之超然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名爲請因就其所可致者而勉之

眼空四海自聖癲舌唾一時撫眼禪匡床兀坐差獨賢恩澤小侯佳少年威儀秩秩賓初筵榮觀燕處防未然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雲驊騮渺翩翩 遺山集

太古堂銘 并序　元好問

廣(甯)全道太古眞人(甯)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爲樂者塊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鍊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甯)觀後十年眞定幕府參議趙振玉起堂於天(甯)名之曰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眞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眞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

囚首喪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慶源觀鍊師所居乃爲作太古堂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萬年後天爲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濶元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皇野鹿標枝穴居野處旦暮見之彼傃隱行怪小智自私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耶 遺山集

皇極道院銘并序　元好問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眞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爲業發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探三聖書而問津焉計其眞積之力雖占候醫卜精詣絕出猶爲餘伎耳道風既扇旌車時徵曳裾王門大蒙寵遇三年以母老得請歸在鎭陽行臺奉被恩旨發泉公帑築觀迎祥觀之故基是爲皇極道院年月日某實敘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卿河中人虛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秉彝有物有則厥
惟背馳固有而失有淫有朋有比其德匪伊司南假其擿埴于帝
其訓王道正直福自爾求如斂而錫洛爾虛白慮然後得言以道
敷中由權埶賢王好善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穀之質善頌善禱
香火晨夕恭惟君師永建皇極遺山集

長眞庵銘并序　元好問

淮安張澤之爲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眞譚公舊隱之跡在焉
其徒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具矣用譚公之故名之曰
長眞庵志明初隸唐州營卒在諸縣中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
四有矜憫之實飢飽寒暑每爲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貲産亦厚
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高舉遠引之意即棄家入道其子追及
於襄城泣拜請還志明確然不移遂入崧山師事紫虛于大師
及卽仙翁積年避壬辰之兵東至海濱亂定還洛陽築環堵於
韓城而居之道俗歸向以爲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乃即譚

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炯然人望之知爲有所養者長眞爲得人矣幸吾子爲之銘渾之予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參用溪南詩老辛敬之之語爲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楊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之縛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若夫腐朽之可神糟粕之可醢即色而實相即空而法身孰妄而孰眞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遺山集

天硯銘并序 元好問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爲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然爾目惟鸜爾味惟鳳籥火䊵粳求中產之售漆室緹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樅而石奏泉生而雲滃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倉費琢刻不加玉重

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愿於漢陰之抱甕 遺山集

小紫玉池硯銘 元好問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硯三并此而四出中秘歸元氏得非所宜殆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遺山集

本師釋迦如來三身銘 釋雲燈

蓋聞三千界主德備乾坤百缺下大開方便廣設濟門現光濟缺下之界尊貴兮誕跡王宮寂靜缺下果無邊果滿兮酬因未足於缺下證一味眞如離二種生死兮缺下救九有羣生出苦誘十方天缺下住經于葉蓮花自在三千威缺下細行摧邪見之六二奇哉空缺下多端有内復空悟千種而並缺下根源若千江奔流於大海可缺下難測於波瀾莫知於涯際者缺下沙門雲湛實爲愚鞏碌碌無缺下於百方法門中而得毫毛之缺下病蛤吐明珠豈匪忻然而已缺下聖祐方成五十三軀稍慕賢缺下完備故伸少讚上祝皇帝萬歲臣宰千秋僧俗父缺下更冀常爲釋子蒙法雨而資缺下佛饑獲戒實而除貧窘大金承安

五年七月十五日石刻拓本　以上原列卷十九

贊

蘇陀室利法師像贊　唐括相公

似是蘇陀室利或云奇哉師子西竺來游一百八歲雪色朱腮碧光溢臂內蘊眞慈外現可畏在閔宗朝連陰不霽特詔登臺呪龍落地赫赫色伽黎后妃親製施內藏財度僧起寺人半信疑佛陀波利借路重來五峯游禮親五佛冠曼殊何異圓滿月面色非紅粹眞人蕭生遥瞻下跪佛祖通載

蒲城崔朝請去思贊　張建

振振崔公聿來自東字我邦人如嫗如翁民或有訟公與折衷察見情僞斷適輕重歲或愆陽公心不遑禱則雱霈賜我豐穰公出於畝熙熙童叟餉其作勞撻彼游手公詣縣庠士子翺翔談書詠詩文風載揚凡此數者得之輿議序而贊之無一字愧陝西通志

類林百篇贊　王朋壽

孝乎惟孝百行之先大哉虞舜聖性自然頑父嚚母不格于姦象慚傲佷罔敢恣專文王盡禮寢門問安供勤子職萬世師焉孝行篇

人之愛厚莫甚天倫連枝之戚同氣之親孔融敬讓蔡順誠純長少以異尊卑以陳當時播美千古揚芬著之方冊以勸人羣孝感篇

友愛教育功歸厥兄趙禮化盜孔氏趨刑常棣萼韡紫荊後榮庫分虞舜棣美唐明閔損自若鄧攸逃兵鄙夫管蔡不義垂名孝友篇

太平基本資於禮賢古聖垂法明王則焉詩歌樂只實美周宣蘇公必飽式閭必虔黃金峻極白璧詳延果能此道何千萬年禮賢篇

士有高尚從昔攸聞父不得子君不能臣卷舒從道與時屈伸富貴榮寵忽如浮雲林泉嘯傲田畝耕耘比跡黃綺巢由與鄰高士

篇

俊德之本廉斯可兼舉不從儉孰能守廉晏嬰仕達顏回樂潛胡威藩屏公孫具瞻不以顯宦變其安恬驕奢淫泆此其鍼砭廉儉篇

縫掖之衣章甫之冠象服是宜行之惟難威而不猛敬而能安即之也温望之儼然孔聖之為萬世宗傳凡百儒者則而效焉儒行篇

大車之輗小車之軏有車之用一不可闕譬之於人信為軏輗周遊往來州里蠻貊惟信與誠造次勿缺著敦信篇以告來哲敦信篇

損者三友惡夫善柔剛忠烈直惟德之休犯顏抗論嘉謨嘉猷不為詭隨不為苟媮斂於進善疾惡如讐回邪諂曲靡不自羞烈直篇

事君無隱貴夫盡忠補過救惡古今所同比干龍逢遭時蹶凶孽

龍稷契言則斯從由其所遇治亂攸鍾後王戒哉聽納惟聰忠諫篇

聖賢相逢實難其時都俞於吁謨謀疇咨唐虞敷試禹拜湯稽言之斯盡聽之不疑如石投水如木從規君其若此永固邦基納諫篇

忠言嘉謀達於治體通適人情惠迪物理將敗之邦鮮克聽是峻卻忠臣囚奴正士禍不旋踵巢傾卵毀拒諫之君惡夫逆耳拒諫篇

聖明之性匪學而知不違物理不後天時見事精粗識道幾微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不爲福先不觸禍機緊斯人也實爲世師聖明篇

見善必行聞善則徙若決江河孰能禦止沮之不疑勸之不喜勇敢則然勢利莫使半塗不廢中立不倚嶷然不回亦奇男子行果篇

可與適道未可與權事之未明疑似之間非聖莫識處之誠難戰國縱橫譎詐相先權以私己智以利言從斯以降至道終焉　權智篇

片言折獄古人所難彝儀是守令典不刊狙獪巧偽心欺面謾求情覈實在乎法官察言觀色灼然肺肝神明之故物莫欺焉　斷獄篇

敕官居位祿以代耕衣食粗給復何所營是以君子務其廉平如玉之潔如冰之清守正不撓自公生明芬芳千古夷齊抗衡　清吏篇

嗚呼暴虐夫何不仁割制民命羅罔羣倫抽腸抉目擢髮刳身陷害必信公方莫伸熏船炙甕釘摸叢盆好還斯報宜觀俊臣　酷吏篇

賢智慧敏性難與齊賦之于人解紛稽疑甘羅任相項槖稱師秦惟樗里虞其里奚指麾巧辯稱象權宜守株求劍吁嗟可嗤　聰慧

篇

禮之大綱不離恭敬肅以衛身莊以臨政出則謹嚴處則安靜毋怠毋荒必中必正臨深履薄惟惡是兢傲慢弗虔聖賢所病　恭敬

篇

純朴既散從生巧機權移造化工造元微水分晷刻銅懸渾儀耆生耒耜囷國城池洪纖應物用舍因時木偶嬉戲卑哉偃師　機巧

篇

子貢之辯出乎聖門轍環數國口無擇言傾僉邪佞由慎儀秦毀人之國刀鋸其身究觀其弊本乎不仁辟乎楊墨孟軻之倫　辯捷

篇

技術之藝古亦多方令威獨鶴左慈羣羊呪詛之妙藥石之良竹龍奮舉紙月騰光枕中宦學空外覓裳一時游戲萬古名揚　方術

篇

道之與貌天之與形涓麗重厚壽考康寧龍顏隆準日角天庭見

篇於神彩貴不可名貎聲蜂目禍患相仍苟能擇術相非所徵相徵篇

古人尚友擇斯以仁濟其患難推以恩親推惠貴普博施惟均分衣推食託孤撫貧愛同血屬義篤天倫堂堂張也尚愧斯人仁友篇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道以相傳義以相授戒夫鄙薄取夫渟厚玉尚琢磨金資鑄鏤經理誦說文詞研究性習相成共期不朽友人篇

賢婦懿恭謹身執禮孝養舅姑調和妯娌截髮待賓斷機教子酒食具供非儀曷以宗族稱揚鄉閭贊美彤管爲書增光女史賢女篇

世衰道微重色輕德政移寵嬖禍生肘腋始也專權終於亡國冶容誨淫滅身殄族麗華玉樹綠珠金谷以勵後人戒之無忽女禍篇

人命所繫醫明藥良部分清濁經絡陰陽色脈難索砭艾明堂望氣識證隨宜處方縱臻神聖不治膏肓凡百君子務先自防　醫藥篇

卜以元龜筮從蓍草從違是占吉凶隨兆術旣精研應惟元妙有感必通有祥必告發乎誠心合乎至道過歷之期德斯可造　卜筮篇

心思所存夢魂斯兆嵩嶽降靈傅巖惟肖丁固生松魏顆結草熊則珪璋鳳斯文藻扁謝膏肓晉疑豎腦惟聖惟仁與齡難老　占夢篇

性同天賦識則殊倫見於未兆察於未成曼倩銅鳩孔聖祥麟萍浮楚水劍躍平津時危則隱道泰求伸夫惟明哲永保其身　異識篇

女行能全終於貞烈不爲柔存寧蹈剛折性馥芝蘭志清冰雪利不可回勢不可媟三從不違四德罔缺爲世楷模標名史牒　烈女篇

篇

文章貫道琢磨不成日星雲漢煥然彰明詩傳雅頌書歌載賡襃揚休功紀述太平黼黻霞綺玉質金聲播之千古騰躍飛英 文章篇

神道至隱感而遂通順則福應逆斯禍鍾善言出口千里和同凶德萌心一家相攻事親思孝入仕思忠茫看獲報餘慶無窮 感應篇

受恩思報本自仁賢窮達反復廢興變遷恩則當報云云 報恩篇

禹惡旨酒著於聖經麴蘖有壽沈酣是懲耽夫湎淫害於康甯忘親阮籍輕死劉伶陶侃限約屈原獨醒存忠思孝千古儀刑 嗜酒篇

草木臭味紛然萬殊錯雜閒處孰能分區神農至聖生民是虞辨其良苦較彼錙銖以利於病捐痾保軀易牙符朗或期繼諸 別味篇

富贍於財常人所欲得之以道斯為厚福賢者處之施惠是勗愚夫靳之適招禍辱盈溢篋箱貯儲金玉兼濟以仁庶無傾覆家富篇

士有志節安於清貧不為苟得仁義是親鹿裘帶索金魚甑塵桑樞甕牖灌園負薪守死善道不妄求伸飲水啜菽以樂天眞貧安篇

貧而有志其久必通務脩天府人爵斯從飯牛甯戚潛德太公或以道舉或以才庸觀其大器豈能終窮養其器識毋辭屢空貧達篇

上古之際書畫濫觴篆隸鐘鼎鳥迹雲章逸爲眞草龍騰鳳翔名家擅世星仰鍾王書林楷式翰苑維綱標表不朽金石傳芳攻書篇

射以觀德和志和容引而欲發率先正躬羿惟中的進技之工薄乎云爾傳之逢蒙道以貫禍伊誰云從子濯取矢師道斯崇書射

篇

壯勇天性扶危敵凶拔山扛鼎暴虎屠龍在德爲下於道非中用之以禮濟之以忠庶幾其可含斯曷從負此技者圖維厥終壯男篇

婦人之絕節行居先顏色之美姿態之妍兼之懿範藝靈方全妖至敗國蠱至妒賢恃愛怙寵蠱惑恣專禍家滅身斯當鑒焉美婦人篇

五事之先貴斯容質玉樹瑤林貫珠連璧濯濯冋芳巖巖獨立望之可敬即之無斁眉目東方肌膚姑射人之表儀書美載籍美丈夫篇

無鹽之陋嫫母之奇懿行內光貌非所嗤嗟夫後世妒行危機有虧婦道徒貽世譏況內之對初無媿辭好色棄德曷以人爲醜婦人篇

道貌天形不無妍醜欽頤折頞面色黎黝倘正其心何陋之有苟

或行乖中，無所取凶戾暴惡動皆邪謬天討人誅磔同雞狗 醜丈夫篇

天生萬物人爲最靈四方異處隨卽殊形惟此華夏十尺其盈魁梧碩大智徹聰明爲聖爲哲爲雄爲英六合之外其長不經 長人篇

天地之閒實生萬物稟氣隨宜同名異質短纔寸餘長或千尺或爲棟樑或爲栝楔豈伊眾林人匪齊一羽林侏儒反殊僬僥 短人篇

陰柔豐肌陽則隆骨隨人所稟因其生育膏粱珍羞廣居大屋氣體爲移肥膚皤腹清癯玉立風塵外物二道非眞貫乎神足 肥瘦篇

天道好還善惡斯報美善祥應凶爲惡兆耳目見聞爲之驚悼泰皐夏桀魏文梁孝富貴驕奢濟其凶暴禍不旋踵卒皆自召 怪異篇

天垂休應以啟聖賢河圖洛書見於簡編白魚元鵠雲彩星躔帝王之兆治泰之先率由積德其祥罔忒昭然鑒戒以謹弗虔 祥瑞篇

童稺無知有物斯使事過多驗一皆有理天其或者以戒先事人苟能遷災爲休美其或不遷應無差軌慎厥聽斯考祥視履 歌謠篇

圓蓋之下萬象三辰風雲雷電雨雪紛繽昏然其氣欻然其神照臨有赫利澤惟均惟人事之順則道循忠孝有關乖戾斯陳 天文篇

佛教之來歷二千年得人爲多聲名藹然圖澄羅什神變無前道安支遁交結英賢辨辭可好信史光傳舉其大者後來勉旃 佛教篇

大道無爲而無不爲德侔天地把握元機生而神靈造化推移經傳尹喜禮答仲尼耀古騰今莫之等夷元元之教萬世之師 道教

篇

神仙之道本乎精專陽精陰魄各務純全煉陽致一飛升九天渲陰至極亦造重(元)瑤臺圖錄閬苑宗傳上元王母游焉息焉

女仙篇

鬼物英靈感斯則見人或惑之隨情遷變福少禍多庶機宜辨桃茢巫師靈符丹篆邪氣既成祛之已晚以正處心敬之斯遠

鬼神篇

婚姻之道古昔所敦以重嗣續以正人倫鳳占協吉雁幣斯臻恩則夫婦職則蘋蘩蒸於教子孝以安親孰云齊鄭有愧朱陳

婚姻篇

死生定命冥數莫移進德積善或能過期驕恣凶暴短折傾危紙衣瓦棺巨盜莫窺奢淫厚葬剖封暴屍儉為世戒墨翟何譏

死喪篇

牀席之設本為身謀以安以適以息以休龍鬚象牙妝飾雕鏤誨

淫習習或承之羞隱居志學蒲菅茅蒐槁梧枯木惟道是倚牀席篇

資生之具既多且繁扇枕之設隨時便安寢焉斯稱揮則生寒蒲葵角枕堅重朝端幻化罔測孝思莫刊名同製異巧拙存焉扇枕篇

舟車之利以濟不通四溟浩渺雖遠必窮九州遼邈雖廣斯從一航萬斛其用則同梁輈軾軔戰艦蒙衝聖人制作世享厥功舟車篇

食之有羹以調五味魚肉脯羞老疾斯貴各務適中輔成食氣飛走山淵甘鮮肥脆撕以刀砧烹之鼎器奉養過差實傷仁類羹肉篇

奴婢之名非古所設以罪目之從而為別盜財曰臧禽逋曰獲後世因之利其廝役始賤終榮初鄙後達人未易知遇之毋忽奴婢篇

四夷八蠻殊方異俗別其冠裳奇其稱目斷髮文身輕生易戮神武宣威梯航相屬古先哲王羈縻撫育文德仁恩遠人斯服 四夷篇

大樸既散澆漓失真斯文未喪挺生聖人明於物理著以人倫五常百行典籍斯陳君臣以別父子以親日星同耀萬世彌新 經典篇

史職記事其來尚矣始自蒼王言動斯紀逮至夏殷左右以位惡不文飾善無溢美謂之實錄聲光暐煒九家粲然日星同軌 史傳篇

世之有書本乎上世蒼頡精英象形由致日月並明王門閭位假借螽鱗各從其類邈為鍾王剛方妍媚自此以還紛紛磔蝟 書字篇

聖經元奧講說能通詮文論義雅正斯從文學導志理以折衷不僻不陋率取中庸難疑答問極究研窮師資是賴成允成功 講說篇

篇

筆墨之利紀事紀言秋兎之豪老松之烟加之束縛和以丹鉛錫之異號毛穎陳元經書簡冊賴爾成編螢牕雪案功斯著焉 筆墨

篇

硯之爲器誰能具陳鎔鐵堅石或以陶鈞方圓厚薄妙意斯存紙之爲體砥石平均楮皮魚網滌以濟淪相須爲用萬古之珍 硯紙

篇

五金之英黃白斯貴剛柔得中與德同類不爲布泉不爲利器人自寶之珍藏於世辭則清貞貪焉濫穢取之與之務行乎義 金銀

篇

合浦崑山靈珠美玉光粲溫良比之仁德明月夜光固難韞匱以暗投人按劍怒目抱道懷才監茲爲則待賈而沽愼無欲速 珠玉

篇

錢之爲物以濟不通綈絲綺縠衣被爲功制之有等絺繡文龍不

僭不濫服稱其喪取之不義或喪厥功過差不道鍾爲鞠凶錢絹錦繡篇

在昔唐虞省方班瑞印綬等差革於後世金玉青黃名同制異忠孝賢能佩之無愧付與非人姦凶所利封錫審詳庶幾不墜印綬篇

都邑之稱爰從古昔外郭內城渠隍溝洫以建國藩以爲民域衛善防姦高深峻極德苟不修險安可必貴在人和守之勿失都邑城市篇

上古民人巢居穴處聖智因之易以堂宇陶甓門牆以蔽風雨綢繆疎達以口寒暑夫何後人淫侈非度刻桷丹楹自貽譏侮堂宅門牆篇

園囿陂池養生之具上之帝王下焉民庶莫不資之禽魚菜茹與衆同之久彌垂裕利苟自專民無所措大道通塗安行奚懼園囿道塗篇

市井致民其來尚矣自昔神農玩爻析理噬嗑象宜緣情逐類以聚貨錢以通財利壟斷之登關司征稅貪殘之爲卒非善治 市井篇

果實之味非甘卽酸土木之性惟斯兩端荔支之壽葵芡之寒各以所處隨而變遷棗栗榛橡有功歉年新期薦廟罔敢弗虔 果實篇

奇花異卉在處有焉土性秀發何必丹延昔稱西洛棊布名園功參造化妙口先天巨材修竹喬岳渭川棟梁邁徑比用才賢 花竹木植篇

鵾鵬之大斥鷃之微鳳凰鶬鴒因地因時貴安其分隱見從宜昆蟲鱗介各以類推或潛或躍孰是孰非以資口腹聖人所嗜 禽獸蟲魚篇

以上原列卷二十

金吾案類林九十八篇篇末俱繫以贊缺口口勤學勸學志節隱逸貞潔報怨音樂歌舞歲時神仙曆數冠履酒會宮殿樓臺凡十四篇實存贊八十四篇以其書世無傳本故備錄之